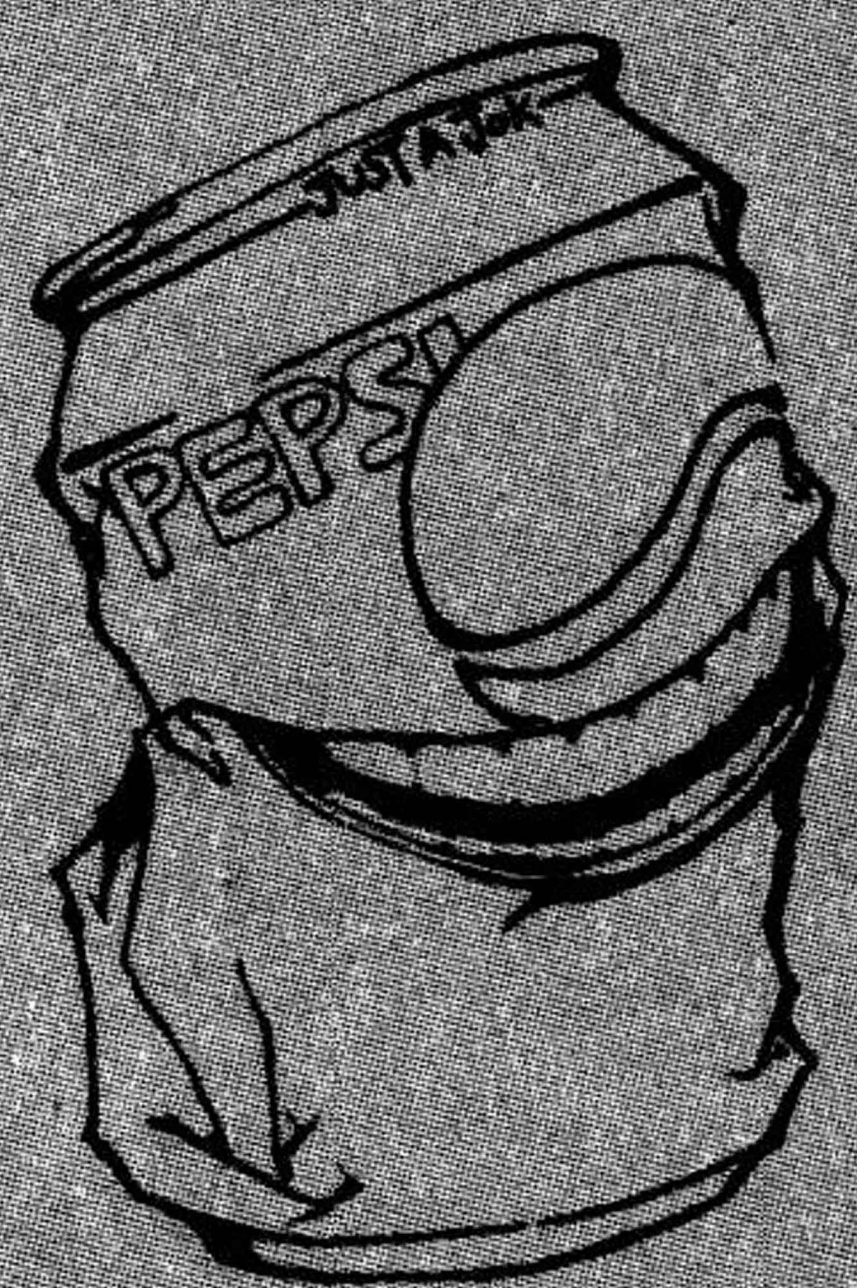


百事可乐

老那 著

人生百味
乐在其中
世间万事
百事可乐



百事可乐

B A I S H I K E L E

老那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百事可乐/老那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2. 10
ISBN 978-7-5411-3464-7

I. ①百… II. ①老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00393 号

Bai Shi Ke Le

百事可乐

老那 著

责任编辑 蒋东雪
责任校对 文 诺
责任印制 喻 辉
封面设计 张 妮
版式设计 张 妮
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 四川文艺出版社
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读者服务 028-86259293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印 刷 成都双流鑫鑫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69mm×235mm 1/16
印 张 13.5
字 数 190 千
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一版
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3464-7
定 价 23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目 录

001 / 百事可乐

055 / 李云龙

075 / 小三通

107 / 牛 事

153 / 砍 柴

165 / 绿 肥

177 / 父亲的衣食住行

193 / 卖萝卜

周慧在汤煲里给夏世达舀剩汤，边舀边说，你爸没口福，每次回来都是吃剩菜。夏至说，就是，昨天老妈做了一大桌子菜，还煲了一锅靓汤。扭头看着夏世达说，谁叫你不回来？夏世达懒得出声，接过汤碗一口喝光，站起来去盛饭。这母女像操练好了的，次次上演这一出。他在心里说，要做现在还来得及。真要有心，这晚上还长着呢，饭后还可以炖个汤煲个糖水。前些天看章诒和的回忆文章，说到她父亲章伯钧患重感冒，病后很虚弱，史良得知后叫人给他送小罐焖鸡，并传话给她母亲：不管伯钧生不生病，他今后吃鸡都要像这样单做。看到这里，夏世达不由得鼻子发酸，眼泪差点流了出来。现在只有回到老家，老娘会杀只老鸡，单独炖给他吃。这个时候，他总是吃不下，也不愿意吃。夏世达三口两口把一碗饭扒光了，站起来，在夏至头上摸了一下，走了出去。周慧说，你爸怎么不吃菜？夏至帮他爸找了个原因，她说，他不喜欢吃菜。

夏世达把电视机开了，却不看，伸手抓了本书，看着。只有看书的时候，心才是平静的。看了大半本书，餐厅里还没有动静。这娘俩把吃饭当绣花了。直到八点四十，夏至才走出来，她站在电视机旁边，看着夏世达说，看书，看书，你就知道看书。

厨房里响起了收拾碗筷的声音。夏世达把书收起来，对夏至说，你去

做作业。夏至说，做作业，做作业，你就知道叫我做作业。她不满地瞪了夏世达一眼，进了书房。

又过了半小时，周慧出来了。她在沙发上坐下，伸手去抓遥控器。夏世达说，跟你说点事。夏世达站起来，往卧室里走。周慧站起来，跟着。两人进了房间，夏世达说，把门关上。周慧有些疑惑地看了看门外，关上门，说，什么事啊？这么神秘。夏世达说，周慧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咱们离婚会不会好一些？

周慧第一反应是震惊，不是意想不到的那种震惊，是离婚这件事吓着她了。第二反应是他有了女人。她瞪大眼直视着他，说，是不是有了女人？夏世达说，跟女人没关系。你也知道，咱们刚结婚就想离了。周慧说，你不用找借口，那时是想离了，可是还是一起过了十二年，这十二年你干什么去了？为什么要到现在才提出来？为什么不在夏至小的时候提？为什么不等夏至大了再提？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？

夏世达设想了很多种细节，就是没想到周慧会问这么多为什么。离婚还要理由吗？要讲时候吗？其实周慧也不是要理由，她也不是问的理由，她问的是，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变成现实？说来说去，她在乎的是夏至，是这个家，是她的生活，而不是他夏世达。其实这就是离婚的理由，仅此就足够了。但周慧不懂，她也不想懂，也不要懂。在她的世界里，生活就该是这样，亦步亦趋，得过且过，平静而安稳。为什么要改变它？不能改变。她说，我不同意，我不离婚。这回轮到夏世达问为什么了。在周慧那里，也没有为什么。她就觉得生活不能改变，这个家好好的，非常好，不能破。她不能没有老公，夏至不能没有爸爸。离婚，尤其是因为第三者导致离婚，这种事不能出现在她的生活里。那应该是别人的事，是别人的笑话，不能跟她有关系。周慧擦了把眼泪，矮下身子，半趴在床上，伸手扯枕巾。她拿枕巾擦泪，同时压抑喉咙里即将涌出的干号。

夏世达最烦女人哭了。女人哭起来就失去了理智，啥也听不进去，说的全是废话。夏世达知道继续谈下去只会火上浇油，一会儿就会哭声震天，夏至就会跑出来了。他不能这样面对那双明亮而纯净的眼睛。夏世达

说，周慧，哭是没用的，解决不了问题。今天，我只是告诉你一个事实，不想跟你谈出个结果，你好好想想吧。

夏世达走出卧室，接着走进书房。他站在夏至身边，摸了摸她的头。夏至说，爸，你怎么老摸我的头？夏世达说，爸习惯了。夏至说，你出去吧，别影响我做作业。夏世达走出书房时心里有些悲凉和失落，这个家好像真的跟他没关系了。他换上皮鞋，伸手去拿皮包。这时，周慧突然从卧室跑了出来，一把抱住他，哭着说，夏世达，你不能走，我不让你走。夏世达害怕的那种号啕大哭的场面终于如期上演，一时让他措手不及。夏至跑了出来。这场面把她吓着了，她哭了，抓住夏世达就打，臭老爸，不准你欺负老妈。周慧像个疯子一样，边号边说，夏至，你爸不要我们啦，快拉着他，不要让他走，他不要我们啦。夏至听话地去抓夏世达的手臂，两手抱住，抱在小小的胸怀里。夏世达只觉得心如刀绞，对周慧一声大喝：周慧，你疯了？你吓着夏至了。

周慧呆了一下，停止了哭泣。她放开夏世达，说，夏至，没事，去做作业。夏至老老实实放开手，看看老爸，看看老妈，对人生舞台上突然上演的这出戏有些不明所以，有些不知所措。

夏世达说，夏至，跟你妈回房做作业，听话。夏至嗯了声，善解人意地拉起妈妈的手，进了书房。夏世达舒了口气，感觉身上湿透了。

每一层楼道都有垃圾，堆成了小山。臭气从红红绿绿的塑料袋里翻滚而出，把楼道塞得满满的。夏世达强忍着恶心飞快地下楼，飞快地走完楼下的那段有些倾斜的小路，飞快地上了车。

挡风玻璃上一层灰，厚厚地，像在玻璃上盖了层纸。夏世达打开雨刮，清水喷上去，浊水往下流。夏世达叹了口气，车停在这里不到三个小时，却比停了几周还脏。难怪南村海关的同事纷纷搬走，到碧海湾买房了。南村的污染和夏至的哮喘像头顶上两块纠缠不去的乌云，沉重地压在夏世达的心头，让他喘不过气来。这种景况下按理他是不该生异心的，这些日子里一直让他强压着的那分不安顽固地钻了出来，像一只顽皮的小

手，在他的心尖上挠。

二

夏世通租住的农民房地儿有些偏，很不好找。夏世通刚搬过来时带他来过，七拐八弯，走了好几条小巷子。夏世达记得那个巷口有棵百年老榕树，枝繁叶茂，树干和主枝上挂满根须。当时还赞叹了一声，心里说这个村子少说也有百年的历史，可是一栋老房子也没有，入眼全是富裕起来的农民建的那种几层的钢筋水泥房，房子跟房子挨在一起，看起来是一种很近的邻里关系，事实上却是寸土必争的结果。

三年前，夏世达找大学同学佟城帮忙，让夏世通进了他的灯饰厂。佟城的灯饰尽管全部供出口，但求夏世达的时候不多，几年时间里，他只找过夏世达两次，都是手续上的小事。这种事不找夏世达也能办成——给夏世达的感觉，倒像是佟城存了个心思，让夏世达还他个人情，同学之间两不相欠。

对夏世通两公婆，夏世达没怎么操心，在同学的厂里，他觉得不会有什么事。有时候去厂里找佟城，也没想着见见弟弟和弟媳。兄弟姊妹尽管都在附近，但联系不多，给人的感觉——他们自己也这样看，关系有些疏远。

夏世通跟人合租一套三房一厅的房子，两公婆住一间，月租两百，水、电另计。房间里一张大床，一张小饭桌，一个大衣柜——自然是从旧货市场捡来的。没有空调，一把小台扇在夏日里呼呼吹着。也好，有风，还省电。刚搬过来就是暑假了，小侄女夏桃来住了一个月，天天待在房子里看书。有一天夏世达来找她，想带她去公园玩。站在楼下一喊，夏桃开门下来，穿一件旧裙子，满头满脸满身的汗。看到夏世达，叫了声伯。夏世达说，带你去公园玩。夏桃说，不去。问为什么不去。夏桃说，我要看书。夏世达说，整天待在房子里，闷不闷？夏桃说，不闷，有书看。

这丫头跟夏至是两个极端，夏至天天想在外头疯。几天后，夏世达把夏至带来了，想让两姐妹亲近一下。夏至跟夏桃的关系疏淡得很，在夏至嘴里，常常只有姨家的姐妹，没有姑叔家的兄弟姐妹。姑叔家远在乡下，那些兄弟姐妹一年甚至几年见不了一面，疏远了也是正常。夏桃还是不愿意出去，两人就在房子里说话，玩。夏桃在南州待了一个月，唯一的一次“出行”是夏世达请夏世通一家三口在外面吃饭。不知是周惠没有请吃饭的意识，还是根本就没把他们当亲戚的意识，还是根本就觉得这是夏世达自己的事，总之于情于理应该在家里吃顿饭的想法没有成为事实。夏世达也懒得提。这种事提起来就没意思了，在夏世达看来，这是作为嫂子或伯母的周惠的人之常情。连人之常情都没有了，还能指望什么？

夏世达实在找不到那条巷子了，只好把车停下来，给夏世通打电话。一会儿夏世通带着李乐萍过来了。两人叫着哥。夏世达从车上卸下米和油，夏世通和李乐萍赶紧过去搬，嘴里却说，每次来都带东西，以后不要带了。夏世达懒得客气，他在弟、妹面前客气不了。他觉得这些都是应该的，很不明白自己的兄弟姐妹怎么总是把他这个哥哥当成外人一样。

前年夏世达在家乡的小镇里买了栋两层的小楼房。六十岁的老娘搬去镇上住，跟着她的是十个孩子，最小的五岁半，读一年级，最大的十五岁，读初二。夏世达在镇上买房实在是迫不得已，家乡那所小学办不下去了，全校六个年级六个班，只有两个老师。夏世达记得自己读小学时，尽管全是民办教师，有二十几个呢。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？这不把孩子耽误了吗？夏世达觉得这辈子欠弟弟妹妹太多，除了帮他们找个工作，也帮不了他们什么，能够出得上力的就是孩子的教育，要让他们有书读。家里那么好的一个小学都办不下去，还能让他们去哪里读书？只有镇中和镇小了。这样在镇上买房子就成了一个迫不及待的问题。

一开始夏世达还没想着买房，他觉得租房实惠，镇上的房子多，年租五百就可以租个“排三”。可是一开始租的房子不好，漏雨，换了一间，倒是不漏雨了，却没地方晒衣服。十个孩子的衣服没地方晒，那还得了。老娘就用了农村的土办法，找一块空地拉绳子，一头绑一根电线杆。全是

外衣，湿了水很重，终于晾好了，嘣的一声，绳子断了，衣服全掉在泥灰里。刷这一堆衣服花了一上午，老娘傻了眼，坐在地上号啕大哭。这一幕给镇中黄校长看到了，他给夏世达打了个电话。夏世达听完就哭了。他决定买房。钱并不是夏世达一个人出的，他出了个大头，几个妹妹各凑了一点，大家都有小孩，都有责任，钱出得很痛快。不痛快的倒是夏世达。工作了十几年，居然拿不出七万块钱。海关尽管名声在外，实际上大部分普通干部只是拿个干工资，夏世达长期在办公室这种清水衙门，基本上没有灰色收入。据说有一年海关干部收入排座次，南州海关这个百年老大关在沿海海关里竟然排在倒数第一，好在其下属的东平海关还不错，有个地方补助，加上这些年从工资里克扣下来的，算是凑了个五万。这笔钱他没有跟周惠通气，让她知道了，她尽管不会说什么，但心里肯定不痛快。

嫁给夏世达，周惠各方面都满意，就是不满意他的家庭。这个不满意倒不是她嫌贫爱富，而是她有过教训。夏世达的情况跟她爸当年的情况基本上一样，当年她爸一个人出来做事了，家里兄弟姐妹一堆，全指着他爸改善生活，实际上那几家人基本上是靠着她爸才撑下来的，这样一来，她五姐妹可就惨了，吃不饱，穿不暖。这就算了，现在大家日子都好过了，全不记得以前的事了，全成了白眼狼。这样的故事她一家人都在说，几乎一个月就要说一次。开始还是泛泛地说说，后来就干脆是说给他听。夏世达很明白她一家人的心思，可是要让他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对父母和弟妹们不闻不问不管不顾，他做不到。可是就凭他现在这点工资和这么个普通的职位，要让大家都满意，他也做不到。他只能是凭良心办事了。

结婚那年，夏世达在南村海关办公室当秘书，关长有一天跟他闲聊，说从农村考出来很不容易，考一个大学生就等于脱贫一个家庭。那时家乡的父母官就指望通过多出大学生脱贫致富。说到后来，关长郑重交代说，家里还是很穷啊，父母很不容易，你每个月得寄点钱回去，但千万不要让老婆知道。关长的经验之谈让夏世达感触良深，这些年就基本上按关长说

的，在两边平衡，希望各方面都满意。

父母并不想在镇上住，他们在家乡的小村子里住惯了。房子买好后，父亲就坚决不搬过去。他甚至没在镇上的房子里住过一夜。母亲要在镇上照顾孩子，父亲只能自己照顾自己了，他辛苦了一辈子，到头来成了一个孤家寡人。母亲呢，在镇上，热闹是热闹了，孙子、孙女、外孙女一堆，天天围着她要吃要喝要衣服穿。老了，却办起了“托管中心”，还得替儿女养孩子。

夏世通把米和油放在墙角。李乐萍说，哥，坐，就坐床上吧，地方小。给他倒水。又说，就在这里吃饭吧，马上做。夏世达看了看门后面摆了一地的油盐酱醋，还有那个小得放不下三个盘子的饭桌，三张小得几乎挨着地的塑料板凳，心想这里咋吃饭啊。就说，请你们去外面吃吧。夏世通说，外面吃太贵，家里做很方便的。又指着门外说，他们已经吃完了，厨房空着呢。夏世达说，行，那就随便炒两个菜，煮面条也行。夏世通和李乐萍就忙开了。

夏世达坐在窄小憋闷的房间里，不由得想起南村海关的宿舍。要说南村海关在全国海关的收入低，那作为处级海关的南村海关又有得一比，说起来南村市也算是全国首富之一，可是海关的房子却迟迟没建，直到一九九七年，香港都回归了，房子才建好。夏世达结婚后硬是在外面租了两年的房。分房的时候夏世达只是一个普通干部，没资格拿三房，单位就把旁边一间房隔了出去。过了两年，夏世达提了副科长，可以拿三房了，跟他一起提的几乎全在他住的那个楼梯上，三楼到十楼。大家就提出要求，想拿了旁边那间房，主要是不想搬，房子都装修过，搬了还得装修，而且可以调换的房子都是第一轮分房剩下的，位置很不好，靠路边，尘大，吵。大家就鼓动夏世达去做工作，因为主管分房的副关长原来就是夏世达的科长，算是老感情了。可夏世达知道他们是没有感情的，但他不能不去，不去大家要怨他，分房是个大事，关系着一辈子，他不能让大家一辈子怨他。再说他也很想拿了旁边那间房，当时夏世通刚来南村，在外面租房子，既不安全，又浪费钱，拿了这间房，他连间隔都不用，直接就让夏世

同住进去。两兄弟住一起，有个事好关照，夏世通甚至可以在家里搭餐。那时夏至才三岁多，刚从外婆家回来，上幼儿园，一到周末，两公婆要是都加班，夏至就没人管了，夏世达好几次是一早就把夏至从床上拎起来，带回单位加班。这丫头没睡醒，一路上闹个没完。夏世通要是住旁边就可以让夏至睡个懒觉了。这是多好的事。大家都觉得这事也不难，这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吗？可是夏世达碰了壁，副关长口气非常强硬，一句话，想调房就搬，不想调就老地方住着，想拿旁边的房，门儿都没有。副关长是东北人，一口的东北腔，听得夏世达目瞪口呆。结果这个楼梯的人都没搬，夏世达兄弟同居的梦想泡了汤。一腔怨气不知找谁发泄。一开始还记恨老领导，后来连记恨的心都没了，事已至此，记恨有啥用？再说，没住到一起也未必就不是一件好事，真住到一起，凭周惠的个性，还不知生出多少是非呢。到时邻居加兄弟就变成了邻居加仇人了。尽管如此，每次去看夏世通，夏世达心里仍像打翻了五味瓶。

夏世通掌勺，炒了几个菜。不知是不是小时候吃面条吃粥吃伤了，夏世通只吃米饭，肉呢，吃精的，肥肉、猪头肉不沾筷。家人当年都是一起吃杂粮、面条和稀粥，到后来就夏世通挑食，搞得家里每次吃粥或面条，都得给夏世通单做米饭。夏世通成家后，孩子一个接一个的生，他没啥文化，传宗接代的观念很浓，非要生一个带把的，结果生了三个女。第四个还是女，B超一探出来就去做了，从此绝了生男的念头。女孩子们一天天大了，张着嘴要吃的，要衣服穿，要上学，夏世通这时才后悔生得太多，农村那点土地指望不上了，他的木工手艺也派不上大用场，就出来投靠夏世达了。先是他自己出来，混上道了把老婆也接出来了。大概是从小做技术工作，他上手很快，一年没到就成了师傅，月薪长到两千，相当于在家里刨好几年地呢，可把他高兴坏了。每次见到夏世达，他都高兴得合不拢嘴。哥俩儿都以为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，夏世通赚到了钱，夏世达负担也轻了。没想到老同学佟城那儿不景气，订单一天比一天少，他不得不改革工资制度，同样的做，一个月下来，剩下几百块了。夏世通这时是师傅级的人物，跟刚出道时不同，对他来说，

找工作不再是个难事。他心气高了，自作主张跟车间主任一起跳了槽。等夏世达知道了，他已经在别的厂里干得四平八稳，夏世达还能说什么呢？他不就是指望自己的兄弟姐妹能有这一天吗？没有他一样活得好好的，那多好啊。

这些年，夏世达可也没少为四个妹妹操心，她们太本分，当年出来是咋样，现在还是咋样，多少年不变。跟她们一起出来的姐妹，甚至她们带出来的姐妹，早就另攀高枝了，就她们还在老地方待着，随着生产线流动。自己没用吧，找的老公也不争气，几乎年年都要给人炒一回，有时还连带着把她们全给炒了。夏世达年年都要替他们找工作。夏世达这些年一直在办公室里做，基本上不认识企业的人，只好托同学朋友熟人，有时连才见过一面的人都烦上了，电话打过去，人家都不知道他是谁。

饭是临急临忙做的，没有汤。李乐萍给夏世达盛了一碗饭，不停地帮他夹菜，自己倒没怎么吃。夏世达说，你也吃菜啊。夏世通不跟自己客气，他自己炒的菜，吃得津津有味，转眼就吃了三大碗。夏世达吃了一碗饭，菜吃了不少，算是对夏世通的厨艺一个肯定吧。

夏世达说，在那边做得怎么样？夏世通说，很好啊，现在车间基本上交给我管了。夏世达说，那就好，要好好做，要对得起人家。夏世通说，那是当然。夏世达又问李乐萍，还做得下去吧？李乐萍说，勉强做得下去，要是扣除房租和伙食，就剩下百把两百块钱。人做得很辛苦。房子又不能退，世通一周要回来住一次。我想把今年做完了，回屋里（老家）去，随便找个事，帮妈照顾一下细伢儿。夏世达说，能做就做下去吧，屋里哪里有事做啊。夏世达知道老娘在家里带孩子也苦得很，可他怕李乐萍回去了婆媳不和。李乐萍身体不好，回去也帮不上忙。人不在家里，就不指望你，你一旦回去了，天天在家里晃荡，却诸事不管，老娘心里就有气，老娘那个脾气，她那张嘴，不说几句才叫怪呢。李乐萍倒是不会跟老娘吵架，她会屈在心里，影响全家人的情绪。

李乐萍说，我姐开了个药店，想让我回去帮她，一个月有两三百块钱剩，比外头强一些，还可以管管细伢儿的作业。夏世达说，那也好。总不

能因为婆媳可能不和就不让人家回家吧。

三

东平海关和南村海关都是南州海关属下的处级海关，业务量和人数不相上下，关员福利也差不多，唯一的不同就是住房。东平海关就是普通干部，也都住个三室一厅，面积至少一百三十平方米，单身干部也都分了个二室一厅。夏世达作为交流干部，住了个三室一厅。夏世达在南村海关时，单身是三个人住一个三十平方米的单间，结婚后分了个二室一厅，八十八平方米。南村政府机关实际上住得都很宽敞，一般干部都在一百三十平方米以上，科级（县局）超过了一百五十平方米。其实海关住房好不好，关键就是看关领导，主要是一把手。如果一把手处事大方，盖房子的地和钱都不是问题。东平海关一把手张验就是个处事大方的人，他任内两次大兴土木，盖宿舍。老关员房子调大了，没房的有了房，未婚的不论男女都分了一套，先不说面积多大，至少结婚不用为房子发愁。夏世达打破了脑壳从南村交流到东平，一是想跟周惠“疏离”一些，所谓眼不见心不烦，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冲着张验的领导魅力。

夏世达做了多年的办公室工作，从秘书做到副主任、主任，其间还借调过南州海关办公室和海关总署办公厅，说句实话呢，他在办公室做怕了，也做腻了。到了东平，他还得做办公室，他跟张验讲条件，想做个一年半载后下业务现场。谁都知道业务现场的好处，大家争着去现场，说穿了就是手中有权，有权就好办事。去了业务现场，夏世达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就不是问题了。张验说，你不用讲，讲也没用。末了安慰他说，再做两年，再做两年就出头了。张验说的出头不是把他挪到业务科，是叫他往上升。是啊，做关长了，不就出头了吗？夏世达哭笑不得。一个海关才几个关长啊，就算有了关长的空缺，又有多少人在等着。那差不多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，可是去现场却是张验一句话的事。张验不答应，夏世达也没有办法，他只好全力以赴做他的办公室主任。

好在张验是个大事认真小事糊涂的人，对办公室采取的是无为而治、放水养鱼的策略，他从不正儿八经地过问办公室的事。张验好打牌，有时一周，有时半月，就会召集办公室的牌友打回牌，时间也不一定，有时在中午，有时在晚上，打着打着，他冷不丁地就问起了办公室的事。夏世达是老办公了，心中有数，回答问题基本上是滴水不漏。其实夏世达知道，张验也不是不想管办公室，他是忙不过来。作为单位的一把手，光应酬和开会每周就够他忙五天，他还分管着征税和人事政工。这人事政工先不说它，征税那一摊可不得了，每年都是死任务，只能多不能少。张验是海关校出身，是个税收专家，征统科长本来也是个很能干的人，可是她的主管领导太厉害了，她就显得很“弱”，这大事小事她就不敢做主，都往上报批。张验这下麻烦了，他一不小心开了个头，从此就收不了手，实际上等于兼了一个征统科长。所以每次打牌，他都要拿征统科长说事，恨不得把她“废”了。大概有这么个教训，对夏世达领导的办公室，张验就基本上是放任自流了，所以夏世达实际上顶了半个关长的位，而且主动权还在自己手里，爱不爱顶完全是自己说了算。办公室主任做到这个程度也算是一个境界了。可是这个虚名对夏世达来说，用处不大，远没有一个业务科长对他的帮助大。真要有什么困难，他还得找下面的兄弟帮忙。

这天一上班，四妹夏竹就来了电话，说她的老公凌力在码头出了车祸，撞了一个货主的大奔。

凌力尽管在码头报关，工作却是他自己找的，他刚出来时夏世达帮他找了个事，在一个哥们儿的报关公司报关，他把报关的本事学到家就自己跳了槽。夏世达也不再管他了。夏竹打这个电话显然不是通报情况这么简单，言外的意思是，她老公面临赔款和失业的双重压力。四妹是老娘的心头肉，她对老娘从来没好声气，开口闭口就是娘卖瘟的老不死的。老娘多次向夏世达投诉四妹不晓得“高低”，可夏世达听出她那口气里更多的是无可奈何的宠爱。四妹的老公要是失业了，老娘还会让他安生吗？

夏世达万般无奈，只好给叶开打电话，问他方不方便接见。叶开说，欢迎领导下来视察。

到码头两点五十，叶开正在报关大厅签单，看到夏世达就走过来替他开门，还当着众人的面跟他拥抱。夏世达不太习惯这种表达感情的方式，有些手足无措。关员们对夏世达点头致意，查验组长手拿一叠放行单，站在一边等着。叶开说，放行单先不签了，等我跟夏主任汇报完工作再说。

叶开拉着夏世达走进后面的办公室。夏世达在沙发上坐下。叶开说，进来就舒服了吧？知道领导要来，我一早就把空调开了，泡好了茶。夏世达说，有好茶也贡献一点给办公室嘛，让我手下那帮穷兄弟也开开荤。叶开说，领导放心，已经准备好了，一会儿给你拿车上去。

叶开走到办公桌前，打电话：老周，夏主任来了，你进来坐坐，认识一下。放下电话，给夏世达扔了一根烟。夏世达说，我不抽。叶开说，知道你不抽，抽着玩。走过来给夏世达点火。夏世达只好凑过去接火。

刚抽了一口烟，老周进来了。叶开说，老周，这是咱们办公室夏主任夏领导，见过吗？老周说，见过夏主任，只是没有机会结交。夏世达主动伸出手，两人握了。

叶开说，老周坐。扔给他一根烟。老周接住，在靠门口的沙发上坐下。

叶开说，我跟夏主任是同一年进关的，在南州海关招待所同居了半个月，夏主任还请我吃过面条呢。老周说，那算是共过患难呀。叶开说，说得对，咱们感情很深，后来夏主任去了南村，我到了东平，现在咱们又是同事了，夏主任是我领导。夏世达说，叶科长，别老领导领导的，不好听。叶开说，领导就是领导，不能乱。老周附和说，那是，那是。叶开说，老周，是这样，凌力是夏主任的老乡，听说你跟凌力有些“亲密接触”？老周说，啊，你是说我和凌力两车相碰的事？嗨，小事一桩，我没当回事儿，倒是凌力很不安，找我好几次，我都说了没关系。叶开说，的确如此，码头上磕一下碰一下是常有的，既然这样，那咱们就不谈这事儿了，以后有什么业务问题，尽可以找夏主任，他是个好人，在咱们关年年评优秀。老周说，那我先谢了夏主任。夏世达说，不客气，应该的。

老周拿出芙蓉王，递了一根给叶开。叶开说，先给夏主任。老周就给

夏世达。夏世达说，我不抽，刚才这根是抽着玩的。老周说，那就抽着玩。夏世达只好接了。老周再递给叶开，叶开就接了。夏世达问，周老板，生意可好？老周说，生意不好做啊，就等着叶科长给政策。叶开喝道，老周，你小子有眼不识泰山，给政策的不是我，是我们夏主任，没有夏主任，你发个屁财？今天本来不想批评你，看来话不说不明，你那个破车，不就碰了一下吗？算个屁，也就一匝钢材，是不是？你还挺当回事儿。老周说，我没当回事儿，这不是不知道吗？夏主任，不知者不罪啊，有空去我公司指导一下，就在国道边上，洪村路口。夏世达说，有空一定去，叶科长跟你开个玩笑，你别当真。老周说，没有，叶科长的话是金玉良言啦。叶开说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走，走，忙你的去，我和夏主任还有正经事。

老周告辞了。夏世达看看表，快四点了，就说，叶科长，货主还等着你签单放行，我办公室也有事，先告辞了，咱们找时间聚聚，我做东。叶开说，你做啥东？我来安排。

回到办公室，刚坐下，办公室副主任贾伟就鬼鬼祟祟地走了进来，看到夏世达一个人在，又走回去虚掩上门。然后拉过一把椅子，坐在夏世达对面，从桌上抓起烟，抽出一根，点着火。夏世达知道他有事，也不催他，继续在电脑上看文件。贾伟吸了口烟，说，老领导，你真沉得住气啊。夏世达抬头看着贾伟。贾伟说，你别说你不知道啊。夏世达说，什么事？贾伟说，提副关长的事啊，入围五个人，你排第一，叶开第二。夏世达啊了一声。贾伟继续说，摆明了是你和叶开竞争，其他人是陪衬。夏世达又啊了一声。贾伟这下急了，说，你别啊呀啊的，你得动一下呀！夏世达说，有啥好动的？贾伟说，你不动？那就等叶开动吧，我可告诉你，你到时可别后悔。

贾伟一走，夏世达就发起了呆，要说他一点也不想动那是假的，可是动不是他的性格。尤其是，竞争对手是叶开，他下不了手。他们的关系尽管没有叶开说的那么好，但这些年，叶开的确帮了他不少忙，他的几个妹妹都是叶开安排进了开发区的工厂。如果是因为他动了才把叶开挤掉，他